



## 山桃花开了

◎徐斌会

在秦岭深处，山坡畔的桃花总是最先盛开。有的开在悬崖峭壁的石头缝，有的开在沟壑纵横的雪窝里。

山桃树一般长得不是很高大，只有荆棘状的二、三米高，可别小瞧了它们，说不定眼前的这些山桃树已有几十岁了。

山桃树好像一生都是为了“出嫁”，它的花是粉红的，果实是绛红色的，每年的新枝是青红色，就连树身也泛着些许红韵，像极了出嫁的新娘。

很小的时候就听外婆说，在山里头，先开花的一定是山桃树。她还说，山桃花不是凡花，从不轻薄地招蜂引蝶，是专为雪开的。当时我还不信，常常为这个事和外婆闹别扭。多年后当我真正走进大山，才知道外婆说的是对的。

外婆出生在南山里的鸚鵡寺院村，她常给我讲山里的事，其实我最

喜欢听的还是山桃花的故事。山桃花是报春花，是山的女儿，开花的时候就是她要“出嫁”了。她嫁给了大山，为大山生儿育女，一代一代繁衍生息。如今，我才知道外婆为何喜欢讲山桃花的故事，因为她想她的娘家了，想她的父母亲了。

外婆很小时就得去山上采药、放牛，特别是山桃花开的时候，就折些满枝开着花蕾的枝条，围成圆圈，戴在头上和小伙伴玩“出嫁”的游戏。你嫁给那座山坡了，她成了那块石头的人了，即使衣服被荆棘丛刮破了都不收手。每当外婆讲到这里，总会一脸慈祥地抬头望向远方。

她说，等到夏天了，桃花坐的果就慢慢熟透了，就可以爬上树枝上摘红红的果子吃了。那些果核还可以放在阳光下晒干，在石头上磨圆，玩“抓羊儿”的游戏，有些家里人还在小小的果核上钻个

孔，用红头绳串起来，戴在手腕上做手串。当然，那些没有被摘捡的果核落在树下，来年就是一棵小小的桃树苗了。

外婆去世几十年了，每年山桃花开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外婆给我说的：“山桃花是山的女儿，粉红色的花蕾就是她的嫁衣。”

直到今天，当我走在外婆当年走出山的路面上时，我总不由自主地抬起头，望一望大山，好像外婆还在和她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。我总是想方设法地走近那些盛开的山桃花，想寻找外婆当年折过枝条的那棵山桃树，山崖间仿佛听见了外婆的欢笑声。

崖上的山桃树又开花了，红红的花蕾压弯了枝条，将山坡也涂成了粉红色，它们满山遍野地驰骋，即便花瓣飘落，也要化成一对对轻盈而柔韧的翅膀，随风飞向峰峦重叠的山谷，将自己嫁给大山。

# 春到草木知

## 菜萸弄春

◎杨春柳

春分风暖，朝暮平分。漫步山野，春色尽收。谷间鸟鸣，路边草绿，堰坎花嫣，沟底水激，好一个初春之图画！

沟畔山坡，桃之灼灼，萸之妖妖，草之欣欣，水之澹澹，鹅之呱呱，鸟之啾啾，好一个嫩春之丹青！

吟吟春日可濯心，浅浅嫩色醉春意。你看那沃沃田野，泥土松软，涸涸湿意，清香萦绕；弯弯小河，哗哗流水，清澈如镜，明亮如星，活泼如童，可爱如斯，欢声笑语，一路向前，似呼朋引伴，似招蜂引蝶；水中石头，苔草苏醒，绿绿莹莹。

初春乍到，菜萸之盛，最是桃川。石头河畔，鳌山脚下，从青峰峡口，至杨下村边，绵延几十里，弥漫山野间，菜萸盛装赴春天，甚是妖娆弄晴柔。

嫩春嫩色，浅草红花。菜萸盛景，最是惹人。只见那花呈黄，若蝶似雪，迎春报喜，菜萸最早。其实呈红，若云似霞，娇嫩欲滴，灿若红豆。株株繁花，独占山野，妖娆弄春，独领风骚。澄澄黄色，灿若星河，枚枚花朵，繁若岁月。盈盈袅袅，半羞半掩，从沟到坡，从坡到坎，从坎到堰，从堰到梁，似丝似胃，似霞似雾，似醉似痴，温柔

如絮风，柔美如流云。山坡处，如丝绸铺盖，坡披黄衣。沟畔处，如云霞遗落，灿黄弄春。麦田边，如丹青绘景，黄绿相宜。河畔处，如妙手点春，窃窃私语。村落处，如手臂环绕，隐隐屋舍，拥抱其中。

漫步菜萸树林，如入仙境。朵朵花儿，俏立枝头，欲飞欲舞，欲望欲盼。似姊妹相拥，似情侣相抱，似友人茶话，款款深情，绵绵深意，欲说还休。灼灼其华，宛若璞玉；灿灿其貌，娇若仙子；盈盈其容，娇若如星；吟吟其语，轻柔婉转；袅袅其香，回绕山野；盈盈其声，莺声燕语。

好一个菜萸之繁花！婷婷婷婷，婀娜多姿，或笑或颦，或唱或吟。醉了山间之屋舍，醉了高高之枯树，醉了初春之嫩景，醉了山间之游人。菜萸花，初春之盛景也！游人之最爱也！大地之珍宝也！

回望处，还有犬吠、鹅叫、鸟鸣，草绿、花嫣、水嫩，共与菜萸花做伴，山野之春不寂寞。

呜呼，春之景在花，花之盛在萸，萸之美在神，神之韵在意。其静若处子，动若脱兔，富贵吉祥，驱邪逐恶，此乃萸之真意也！

## 又见炒春天

◎刘春宁

初见“炒春天”，是在疫情过后的那个春天，当这三个字跳落眼前，立刻有种想夺门而出、在田野安营扎寨的冲动，春天的种种清新都洋溢着自由和希望，遥想着那些嫩嫩的懵懂的芽儿，草青、鹅黄、粉白，一溜烟尽是芽色！

要炒春天，得要多大的魄力？拿什么锅、用什么瓢，这是个无从下手的操作！读文章才知道“炒春天”原是一道菜名，是“炒椿尖”！谐音之趣，霎时脑海中又跳出一个啾啾学语的孩童，忽闪着清澈的眼睛，歪着脑袋一本正经地把“炒椿尖”说成“炒春天”！“炒椿尖”“炒春天”，这般讨人喜的玲珑剧情，怎不多来几个？

时隔一年多，在莹丫头的圈子

又见“炒春天”，内心还有着当初的小欢喜，由香椿到野菜，继而到山野的早春，沟渠边、堰坎上、石缝里，都倔强地长着这些早醒的生命，即便是坐在桌前，都能感受到它们的魅力！不挑不拣，随意茂盛地长在脚下，虽然不挺拔，虽然不成“材”，都没有关系，它们始终带着春天的质朴，保有自己的本色，去赴从萌芽到成熟的一段旅程！

苏醒、复活，这是春天到来的标志，大自然的容颜顺应天时，人心是不是也需要不断地复苏呢？跨入中年的行列，此起彼伏的波澜一层层袭来，让人无处可躲！缝隙里的阳光依旧，但光阴里的温度不足，总也不清楚是缺了什么。季节有自己专属的色彩，怎么就感觉生

活就了无新意呢？

清晰地记得去年，那天老母亲打电话兴高采烈地说要去春游！去春游？这番话一下子惊到了还裹在棉袄里的我！“现在已经是春天了，该出去走走……”初进春天门的小东风一点也不比腊月门的小北风温柔，就在我的脚步还在冬眠的时候，六十多岁的老母亲比我先踩进了春天！

当看到老母亲穿着玫红外套、枣红皮鞋迈进我家门的一瞬，内心又泛起了小波澜，感觉我还没醒来的生活，被什么由外向内打破了，一下子亮堂起来了！母亲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，是我打心底欣赏的！或许不美不大众，或许杂乱不协调，可是不要紧，母亲喜欢，独特而唯一。

春天是要“炒”的，其实每个季节都应该认真翻炒，捡拾起滋生的荒草与累赘，以自己喜欢的气息与风姿，阔步迈向绚烂的春季！

## 一畦春韭绿

◎曹雪柏

蛋韭菜……唇齿留香，回味无穷。

每年三月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回到老家，那是馋母亲用头镰韭菜烙的韭菜饼、包的饺子了。

好雨知时节，一场姗姗来迟的春雨后，韭菜又长高了。雨后的早晨，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大地，这时的韭菜，沾着春雨、带着春泥，根肥叶鲜、韭香浓郁。农家小院的韭菜，与大棚温室长出韭菜截然不同，无论外形和口味上。一茬又一茬，这是土地给勤劳之人的馈赠，割完头镰韭菜，二镰、三镰韭菜又很快孕育、生长。

母亲的厨艺，在村子里数一数二。看到儿女回家她很开心，在院子里割点韭菜择净并淘洗干净，沥干水，切细，拌上豆腐丁，用自家地里麦子磨的面粉、自家喂的老母鸡下的柴鸡蛋，撒上调味料，拌匀……烙成香味浓郁的韭菜饼，无论是谁都要垂涎欲滴了。

又是一年春阳暖，菜畦里的春韭沐浴着暖阳正长得郁郁葱葱。母亲的餐桌上花样繁多的韭菜小吃让人心里暖暖的。闻着春天的气味的，吃着春天的韭菜，真是“一畦春韭绿，万缕母爱浓”啊！

## 春的脚步

◎高师

低垂的柳枝上挂满了一串串含苞欲放的“绿胎”，那是春的宣言。

跟随春的脚步，仔细观察每一处微小的变化，心中的情愫与春的萌动紧紧相融，化成坚定的信念，于心中漫延、收敛、奔腾……春雨淅淅沥沥地下，学校门口一群孩子在雨中嬉闹着，享受最美的时光。我看得出神，思绪也在不停地翻腾。啊，春的脚步就这样来了，不是刚烈，而是曼妙，有着最令人倾慕的柔情。天空是淡淡的云，眼前是一点点的绿，脚下是潺潺的流水，这个美、这个柔，是如画般的静美。

春的律动是大地最宏大的乐章。如果不信，那你就置身春的季节，去倾听、去搜寻、去感悟。喧嚣的建设工地，那轰鸣的机器声，那来回穿梭的工人，那挥汗如雨的手臂，都是春的歌谣。

栖身春的季节，我心存的不是惆怅，而是满腔的律动，不是黯然的伤神，而是恣意的迸发。伸出双手，张开如柱的臂膀，激情地拥抱春，那雨水浇灌出含苞欲放的花蕾，那柔风轻

抚下日渐盎然的绿，都是心境纯粹的灵光。人活着，需要内定于心的信念，那是我们在任何时候，都需要保持的一份宁静、一份念想。

闭上眼睛，我突然间感到并不孤单。所谓的孤单，其实就是我们与人、与大自然割裂的悲情。如果每个人都能心存温暖、心存感恩，那穿越千山万水的惆怅，都会悄然离开。阳光轻抚我的身心，理想的梦在冉冉升腾，没有羞涩、没有紧张，更多的是一种内定于心的淡定。

在春的季节，坐在公园的我，好想写一首诗，赞美春沉淀的韧性、不绝的气场、收敛锋芒的力量。可我始终不敢动笔，唯恐不能用最准确的语言将这一切描述。站在家里的阳台，深吸湿润的空气，那拂面的情意将封闭已久的心门打开。我将自己的心与春的律动慢慢融合，心中涌动的是连绵不绝的爱、连绵不绝的情。

在这春的季节，万物都在苏醒，谁不渴望有爱？苦苦寻觅，心灵的知己在哪里，就在柔情的自然里，就在你我的心田里。